



这就是传说中的撒哈拉沙漠，女作家三毛曾经无限热爱的地方。

✓ 沙漠篇:

不知过了多久，天亮了，沙子又变成了奇特的鲜红色，和日落时的深红色完全不同。这真如火星般迷幻。

梦回撒哈拉

文图 | 刘建波

很多中国人对撒哈拉的了解，与其说是来自地理课本，不如说是来自三毛的《撒哈拉的故事》。三毛在撒哈拉，演绎的是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历险，而她用丝袜把自己吊死的结局让那么多喜欢她的人透不过气来。女儿刚上初一，《撒哈拉的故事》已读了几遍。在我来突尼斯之前就问很多撒哈拉的问题。现在，我来了撒哈拉，不进去跟她都无从交待。



这种小型的飞机，我也体验了一把，没有传说中的可怕。



五颜六色的沙漠玫瑰



工人帮我们砍下的椰枣，它的口感甜如蜜。

“我还坐了一架小型飞机，到沙漠上转悠了一圈。它没有传说中的凶险，倒像是一位陌生而新奇的朋友。”

我们来到了沙漠绿城托泽尔，先到沙漠边缘热了热身。突尼斯的椰枣是它的一大特产。我们在一个叫伊甸园的农场里享用了各种美味的点心之后，又请工人上树为我们砍下椰枣品尝，那个甜，不像是在吃枣，倒像是吃蜜。下午又去骑骆驼，玩沙地摩托，我还坐了一架小型飞机，到沙漠上转悠了一圈。它没有传说中的凶险，倒像是一位陌生而新奇的朋友。

第二天我们挺进沙漠腹地。首先进入视野的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盐湖——吉利特盐湖。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盐湖，长120公里，南北宽60公里，总面积达7000余平方公里。盐层硬壳有着神奇的色彩，从银色到玫瑰色或紫色，并且躺在一大片饱含咸水的粘稠的淤泥上。我们下车走在盐湖上，白茫茫一片如同走在初冬华北平原的霜地上。

路边有卖沙漠玫瑰的摊贩。沙漠玫瑰其实就是盐结晶，呈一种奇特的玫瑰形状，有白的，黄的，红的，蓝的，绿的，五颜六色，煞是好看。一位年轻的摊贩问我有没有电池，他拿了一大块漂亮的沙漠

玫瑰要跟我换。他的台子上摆了一台收音机，中国造，应该是东莞某个小厂的产品，没有产地，没有商标，只有一行中文：“撕破概不保修。”数码市场常见的那种不干胶贴。应该是产于上世纪90年代，四个电池两个二号的，两个五号的，都没电了。可惜我来没有带干电池，使得这位渴望着收听空中电波的知识青年大为失望。

“突然想，如果在这沙漠里举办婚礼，在这帐篷里洞房花烛，一定会终生难忘吧……”

4×4越野在沙地上欢快地跑着。我还试开了一段，压着细软的沙子，基本上没有什么感觉。一路上除了司机后舱里拉的汽油洒了，让我们小小担心了一把外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。只是有一队电视台的兄弟忙着拍摄掉队了，我们转上了一辆崭新的头车先走了。开车的是一位很帅的突尼斯中年人，很像是一位意大利明星，有女同车，心旌摇动，给他现场赐名“突帅”。我以为是“秃帅”，想人家头发挺好的啊，怎么也不像是抹章光101的主。我问他：“进沙漠不用GPS吗？”他指指脑袋，说：“GPS在这里。”我当时就心胸狭窄地想，你就吹牛吧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他演砸了，这是后话。

黄昏的时候我们到达了宿营地火星酒店。在大漠的深处，莫名其妙地站着一座高大的石头山，山下一个小伙子正在打鼓，像是在开一个人的音乐会。到了跟前我才明白原来他是在用鼓声欢迎我们。大家立马就鸡冻（激动）了，纷纷跳下车往沙地上奔。远远地看到一圈帐篷围在沙地上，真有点火星的味道。这时候的太阳已经准备休息了，余晖让金色的沙漠变成了漂亮的红色。我们拼命往山上爬，去拍沙漠的落日。镜头中留下的，是一抹奇特的色彩。



我们的车一次也没陷进去，而其他车一辆接一辆地往沙里陷。

太阳不见的时候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往帐篷的方向奔，鞋里全是沙子，细得像面粉。寂寞的沙丘因为有了串串脚印而仿佛有了温度。

迎面是一排红酒杯。篝火，歌，火下面烤着饅一样的饼。好香。在沙漠的腹地，晚餐已经算是很丰富了，不光有红酒，还有牛肉。吃完饭大家继续围着篝火歌舞，讲故事，我摸索着回到帐篷睡觉。我们只带了饮用水，所以没有水洗刷，而且离开火堆冷得要死，根本也不想沾水。摸了两根蜡烛在帐篷里点上，把帐篷用绳扣系上，支起三角架当衣架，缩到被子里打开笔记本电脑看小说。突然想如果在这沙漠里举办婚礼，在这帐篷里洞房花烛，一定会终生难忘吧……虽然很冷，可是那席梦思床却软得让人想掉泪。

“沙子的颜色，由早上的亮红变成了金色，又变成了中午时的白色，不同的视角看去闪着不同的奇异的光。”

早上五点多我就爬起来了。进沙漠的时候我把能带的衣服全带上了，三件保暖衣，外罩一件酒店发的羊毛斗篷。还是冷得牙直打颤。抬头仰望，我抖得更厉害了。那满天的繁星，真个是“天高夜气严，列宿森就位。大星光相射，小星闹若沸。”（苏轼《夜行观星》）更有一钩弯月斜挂在天边。只可惜，忘记带快门线了，相机的门打



我们的“火星”酒店，在这里它就是七星级的豪华酒店。

不开，星星是拍不成了，只好去拍月亮，帐篷，沙漠的剪影。什么叫静？这才叫静，没有一点儿的声音。我穿着白色的袍子在沙地上穿行，非常担心会遇到人。那个袍子上带着个尖顶的帽子，在阴暗的月光下蠕动，准会吓死人的。我就一个人独享了这份安静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天亮了，沙子又变成了奇特的鲜红色，和日落时的深红色完全不同。这真如火星般迷幻。

简单吃过早餐大家继续往沙漠腹地进发。同车的美女，北京广播电台的资深旅游记者刘洋说，晚上一个人睡帐篷，有点害怕，整个晚上她最盼望的，是有人打呼噜的声音。可没有。

我们这才知道昨天的旅途根本不算什么，今天才是挑战之旅。越野车一路爬行着，吼叫着，过了一丘又一丘，面前的沙包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大。沙子的颜色，由早上的亮红变成了金色，又变成了中午时的白色，不同的视角看去闪着不同的奇异的光。风儿给沙丘理的发型千奇百怪，让人赞叹不已。时不时看到一些沙柳模样的植被，看上去比较弱小，其实都是几十年上百年的年纪了。给我们开车的司机是位达喀尔赛车手，他开着一辆高大的陆地巡洋舰，用各个角度冲沙，一次车也没有陷住过。其他车就不行了，不知道是车的原因还是驾驶的原因，一辆接一辆地往沙里陷。铲沙，拖车……走走停停，终于在午后来到了目的地——一处奇特的沙漠温泉。

“我们就在沙漠里打起了转转。能照明的不仅有车灯，还有空中的星星。反复地陷车，挖车，不断地走回头路……”

午餐有烤肉。那两个突尼斯人不知道忙活了多久才准备了我们这20多个人的饭。虽然不算熟，可是感觉已经很奢侈了。匆匆吃过，我们就往回赶。我回头看留在这的几个当地人，想他们就这样留在这里，没有广播，没有电视，没有电话……他们会寂寞吗？会想念他们的亲人吗？

导游“小杏仁”说，沙漠只有在冬天才是探险家的乐园，夏天它是属于毒蛇和蝎子的。

沙子很快又变成了深红色。又一个黄昏到了。我们这才意识到有麻烦了。因为天黑了，方向就会很难辨认，果然，当我们从一个足有70度倾角的大沙堆上冲下来的时候，天黑了下来，突帅的“GPS”就失灵了，领队也因为半个月没有进沙漠而找不到路了。我们就在沙漠里打起了转转。能照明的只有车灯，还有空中的星星。反复地陷车，挖车，不断地走回头路……十几个小时过去了，车上的人大部分都睡了过去，唯有车手们还有不停地打挖车，奔走，辨别方向，找路。到早上三点多的时候，他们也决定放弃了，生起了篝火，准备就地过夜。可大家费了好大劲才弄到一点柴，烧不了多一会儿就会熄灭。为了省油车也不可能不熄火。谁知道还有多远的路要走呢？如果困在沙漠里，连求救电话也打不出啊。就算联系上了外面的人，茫茫沙漠中要找几个人堪比大海捞针。可是没有火，到底会有多冷呢？车停后大家陆续下车了，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。有那乐观的同伴又在火边唱起了歌。

最后还得感谢我们车上的司机。他决定继续走，并且带大家最终找到了营地。二十个小时和风沙为伴，见到“火星”的时候别提心里多高兴了。头天晚上感觉帐篷里冷死人，今天晚上进了帐篷感觉是那么温暖，躺在软软的席梦思床上，这下眼泪真要出来了。在这个安静的地方这么舒服的床，突帅我们爱死你了。

编辑 朱国伟